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補印發行(每月一回)

新 小 說



第 拾 號 77/0/02

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鈴木 郎 原著
上海 曾 志 恣 譯補

樂典教科書

金字皮套
最上釘裝

全一冊
定價一圓

體操與音樂皆為

精神教育

最急之務稍通教育學者類能言之我國前此於此兩端皆忽焉近則多知體操之雖為急官立私立各校皆有此科矣惟音樂則仍闕如固由國民未或注意於此抑亦雖

注意而不得其法也

東京留學生中有志者因鑒於是發大心願往音樂學校肄業者既有數人至今秋遂有

亞雅音樂會之成立此實國

民教育前途之一進步也此書為該會發起人曾君所譯補曾君嘗為

學校唱歌集

新民叢報屢次介紹其價值既為識

萃

精力以著此書

原著既為日本樂學第一善本心緒復精簡明切近之解說并

附圖譜數十幅

凡欲專門研究樂學者得此固可渙然

及教育研究會之有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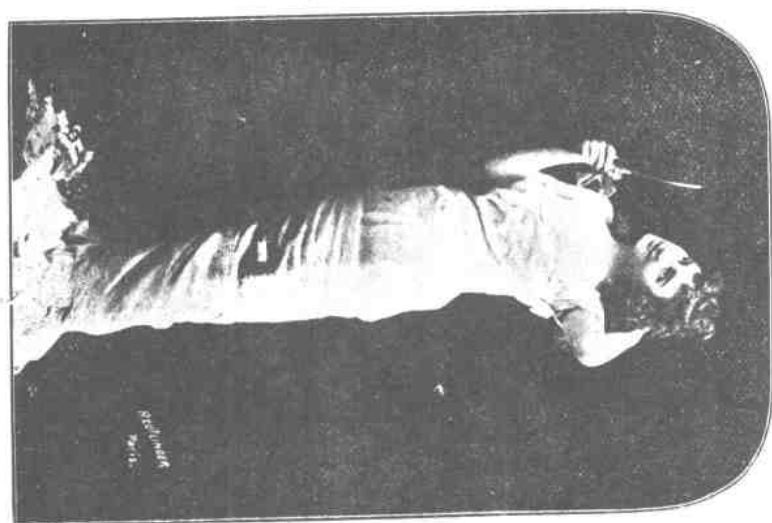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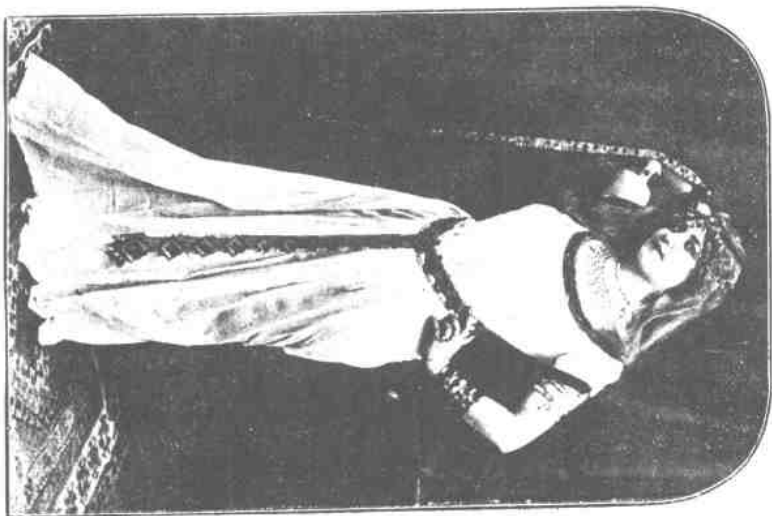
皆不可不各手一本也

無師自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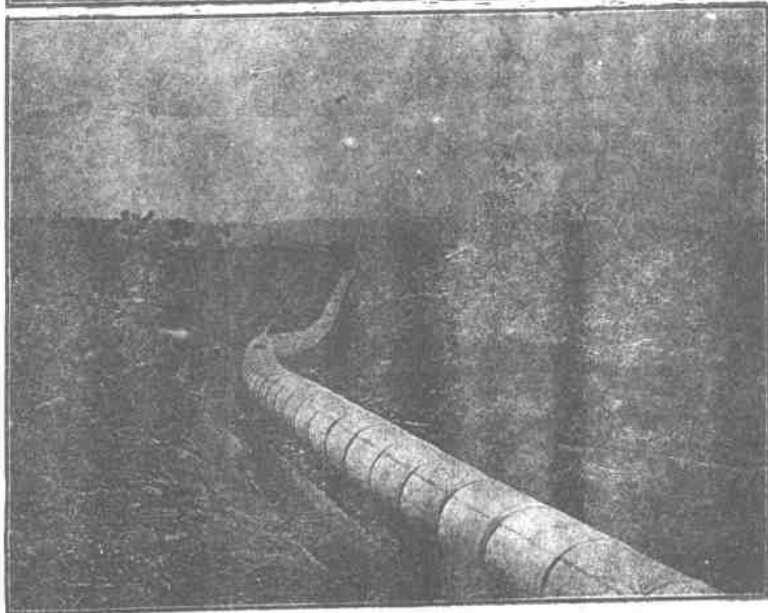
誠空前之學校職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人 美 西 泰



管水來自及泉噴之淵深(尺九二七一)梨雪洲澳



新小說第拾號目錄

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補印發行

●圖畫

泰西美人

澳洲雪梨深淵之噴泉及自來水管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七回痛蒙塵三宮被辱 辟謠詠二將憐忠 ●第
八回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四回吳繼之正言規好友 苟觀察致敬送嘉賓
●第五回珠寶店巨金騙去 州縣官實價開來 ●
第六回澈底尋根表明騙子 窮形極相畫出旗人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十六回門鎗術驚人擅絕技 游貝闕博士說明
珠 ●第十七回勇士奮戰斃鱗魚 船長多情救海
客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五回丁舊債深感垂青 閱新聞忽驚告白 ●第
六回慰情女故作痴談 覓情人擬奔都會

●法律小說

宜春苑(續第
九號)

法國某著
無敵義齋譯

●傳奇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二齣鄰逼

●割記小說

嘯天廬拾異

嘯天廬主草稿

酒狂 ●崔娟娘張秋士 ●毀神漢

●廣東戲本……………一四七

新串
出頭黃大仙報夢……………未上臺臺上人度曲

●雜錄一……………一五三

新笑林廣記附學界趣語二則……………我佛山人

新小說●家字●聖人不利於國●問看書●排滿

黨之實行政策●誤家學●好爲人師●結婚之贈言

●雜錄二……………一五九

燈謎叢錄

●雜歌謠……………一六三

粵謳新解心四章……………珠海夢餘生

勸學●周民智●復民權●倡女權

售報價目表

地各本	日本		中國	
	全年 十二冊	通用銀	全年 十二冊	通用銀
一冊	六冊年	四元	六冊年	四元五角
四冊	二元二角		一冊	二元四角
角			四角四分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歷史
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七回 痛蒙塵三宮被辱 辟謠諑二將憐忠

話說太皇太后欲圖旦夕之安。情願奉表稱臣。就叫詞臣擬定了降表草稿。仍着劉岳送去。給伯顏看過。合式不合式。劉岳領旨。實了表文稿子。到了平江。見過伯顏。將稿呈上。伯顏看過一遍。道：「雖然如此。還要叫你們主子交代各路守將。一律投降。我兵到時。自然秋毫無犯。倘若不然。我仍是殺一個寸草不留。你快回去。叫臨安百姓。家家門上都要貼個帖兒。寫着大元順民四個字。你們也該準備犒軍禮物。我隨後便來也。」劉岳諾諾連聲退出。回去奏聞。太皇太后大驚道：「我只道投了降。他便不來。誰知仍是如此。只得依他而行的了。」說罷。又哭起來。對陳宜中道：「卿去備辦一切罷。」哭倒在龍床之上。衆內監攙扶上輦。回入宮去。從此就病倒了。不一日。張世傑勒王兵到。將兵割在城外。自家匹馬進城。到

宮門請旨。黃門官傳了進去。良久出來說道。奉了內諭。太皇太后慈躬不豫。不能視朝。可到陳丞相那邊去。世傑只得出來。去尋陳宜中。只見宜中指揮衆人。殺牛宰馬。十分忙碌。問起情由。方知道要進降表。惱得張世傑暴跳如雷道。我們在外面拚性命的廝殺。如何這裡就降了。陳宜中道。要救目前。也是沒法。如今文文山也拜了相。你去訪訪他。從長計議罷。世傑聞言。辭了宜中。去訪文天祥。只見天祥座上。先有一客。世傑看那客時。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別人。却是鎮守安仁的謝枋得。世傑不及與天祥見禮。先向枋得道。這是疊山先生呀。何得在此。我記起身入衛時。路過安仁。曾得一會。我沿路轉戰而來。路上不免有些耽擱。請問如今江西情形如何了。枋得道。自從將軍行後。元兵便襲了建昌。又攻破了饒州。呂師夔那廝。親帶元兵來取安仁。安仁那邊城低濠淺。將寡兵微。將軍你是知道的呀。因此把守不住。只得退到建寧。那知元兵尾隨而來。又破了建寧。我只得棄了妻子。趕來臨安請罪。方纔到此。尙未到宮門請旨。世傑

咬牙切齒道。甚麼罪不罪。左右大家都投了降。就算是文丞相。你是向來講氣節的人。怎麼看一班賣國求榮的奸賊。慫恿得朝廷也奉表稱臣。你却一言不發。也不知道阻止。阻止我。如果早趕到兩天。得見那回事。我張世傑是情愿一頭撞死了。也不肯看這種沒廉耻的行徑的說罷。他就大叫皇天后土列祖列宗。那一掬英雄熱淚。不由的如斷線珍珠一般。歷歷落落滾將下來。文大祥嘆道。當日太皇太后只圖急顧目前。以爲送了降表。可免兵至臨安。俟兵退後。再圖善策。何期伯顏不肯退兵。必要一到臨安。以示威武。世傑不等說完。便搶住說道。甚麼示威武不示威武。只怕他到得臨安時。也就不肯空過。我不管他。等他來了時。先將伯顏一槍擄死。然後殺退元兵。看你這班文臣羞也不羞。謝枋得道。張將軍且請息怒。我們商量大事要緊。說是要殺伯顏呢。也未爲不可。不過他的大兵已經深入重地了。僅僅殺他一個伯顏。他還有多少勇將呢。萬一殺他不成。他反殺起來。這不是投鼠忘了忌器麼。文天祥道。事已至此。將

軍再加些怒氣。也是無用。如今且待敷衍過了伯顏。我們再圖後舉。不是我文某今日忽然淪亡了氣節。須知生米已成熟飯。仗着這匹夫之勇。是不能成事的。世傑嘆了一口氣。方纔說道。適間無禮。望丞相恕罪。天祥道。這纔足以表見將軍忠勇。何罪之有。直到此時。三人方纔分賓坐下。天祥問起一路情形。世傑道。本來由鄂州到江州時。是分水陸兩路。自從呂師夔反了。水師退入鄱陽湖。及來時沿江水路。多是賊兵。故將水師也調上陸路。一起前來。又說起宗仁宗義之事。天祥嘆道。忠義之士。每每屈於下僚。倒是一班高爵厚祿的。反的。反了。逃的。逃了。降的。降了。反。胡人說我們中國人沒志氣。真是可恨。可嘆。不知宗氏弟兄二人。此次有隨來麼。我很想一見。此等義士。是不可多得的。世傑道。現在城外。就可叫來。隨叫自己從人去叫。不一會兄弟兩個都來了。世傑叫他上前見過。天祥着實誇獎了一番。又問了好些話。宗仁却對答如流。原來他兄弟二人。稟賦不同。性質各別。宗義只是一勇之夫。爲人爽直。宗仁雖也是個武

弁他。却恂恂有儒者之風。也會在經史上很用過些功。天祥見他如此。愈發歡
 喜。宗仁也是欽仰天祥不置。遂回身便對世傑說。要求世傑做介紹。拜天祥爲
 師。世傑笑道。你們當面說得好好的。正好往下說去。何必要我做甚麼媒人。只是
 你既拜文丞相爲師。要好好的學他的氣節。不要像世上的畜生。廝官鑽了門
 路。拜了潤老師。便要求人行書往外面謀差。謀缺。刮地皮去罷了。謝枋得笑道。
 宗義士斷不如此。將軍適纔何等盛怒。如何這會忽然打趣起來。世傑道。不是
 我打趣。我實在恨這班畜生。時時都想痛罵痛打他一番。我罵他畜生。還嫌輕。
 不知要罵他是個甚麼纔好呢。我也知道宗仁不是這種人。因偶然聽見拜老
 師的話。我觸動起來。順口罵他兩句。就是你們文人說的。甚麼借題發揮的意
 思呢。說的天祥也笑了。宗仁見天祥沒有推託。知是允了。便端端正正的拜了
 四拜。說道。匆促間未曾帶得贄見。求師相見諒。世傑道。只要二百兩銀子的米
 票就夠了。此是現代天祥笑道。張將軍如何只管取笑。因問宗仁表字。宗仁道。愚

兄弟一向處在下僚。沒有表字。天祥道。罷罷。老師呢。我也不敢當。不過我甚愛你們這一點忠義之氣。早晚同你討論討論也好。我今先送你們各人一個表字罷。你居長。可叫伯成。合你的仁字。你令弟居次。可叫仲取。合他的義字。宗仁宗義都上前謝過。宗仁便要辭了世傑。跟隨天祥。世傑自己應允。忽報說伯顏兵已到。離城十里。剗住。太皇太后扶病臨朝。召百官議事。天祥急急入朝。張世傑謝枋得仍到宮門候旨。太皇太后一併召了進來。便要商量如何送表去。天祥奏道。奉表稱臣。究竟過於辱國。臣當冒死到元營力爭此事。或能爭回萬一。亦未可知。太皇太后道。先已應允了。並且稿子都送他看過。只怕爭也無益。樞密使吳堅出班奏道。文天祥之言是也。且盡人事做去。成否再聽天命便了。太皇太后即准奏。就叫文吳二人做祈請使。到元營面議。天祥吳堅辭了朝。各帶着兩員門客。上馬同去。天祥帶的是宗仁。還有一個杜濟。這杜濟表字景文。也是天祥的門生。當下一行人來到元營。入見伯顏。伯顏道。你等送降表來麼。天

祥道。非也。特來與將軍商議兩國大事。如今宋室雖說衰微。南方半壁。尙自無恙。未嘗不能立國。臣耐我朝羣小弄政。引進的多是貪生怕死之徒。一旦聽得將軍兵到。遂建議要降。試問一國之君。那有降的道理。所以我朝忠義之士。一聞此言。莫不怒眦破裂。今我太皇太后。特命某二人來與將軍約。請將投降兩字。暫閣一邊。再講修和。若北朝以宋爲與國。請將軍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廣閩。尙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將軍思之。伯顏道。前日劉岳來送到草稿。我已經申奏朝廷去了。如何可以挽回。況且你們已經有言在先。又何得反悔。難怪得我在北邊時。就聽得說南人一無氣節。二無信行的了。天祥怒道。將軍說那里話來。這是關繫我國存亡的大事。自當從長計議。何能說是反悔。何能說是無信。至於無氣節的話。在將軍不過指叛中國降北朝之人而言。不知叛中降北之人。都是中國最不肯之輩。狗彘不若之流罷了。斷不能作爲衆人比例的呢。譬

如北朝雖有人類。却不能沒有畜生。今將軍欲舉中國之畜生。概盡中國之人類。如何使得呢。伯顏道。然則你們南朝如何用這班人守土呢。天祥道。朝廷失於覺察。誤用匪人秉政。所以汲引之人。都是此狗彘之輩。莫非命運使然罷了。其時呂文煥、黃順、呂師夔一班人都在旁邊。聽了天祥此言。一個個都羞的無地可容。當下伯顏便送吳堅先回去覆命。却留下天祥。天祥道。將軍既不允所請。也要放我回去。如何留下我來。伯顏道。丞相爲宋朝大臣。來此議事。責任非輕。故留在此。早晚好商量大事。不必多疑。說罷便叫左右引到別帳去安置。當下吳堅回到城內。奏知此事。太皇太后沒法。只得命詞臣寫了降表。送到元營。伯顏見了。就差了幾員文武官兒。帶了一千元兵。入臨安城去。一時臨安城中百姓。都寫了大元順民的帖子。貼在門上。以爲如此順從。這奉天承運大元皇帝。的天兵。可以不致騷擾了。誰知仍是強賒硬搶。虜掠姦淫。無所不至。可憐這班百姓受了荼毒。還沒有地方去控告。只得忍氣吞聲。而受那幾個文武官兒。

奉命進城。先封了府庫。又將各種圖書冊籍。取個一空。縱容兵丁。分佔各處宮殿。可憐宋室大臣。那個敢爭論一句。張世傑屢次三番要殺起來。又因伯顏大兵近在咫尺。恐怕驚了三宮。只得耐着性子。忽然一日有人報說元兵抬了太皇太后及太后皇帝去了。世傑又驚又怒。便要去搶奪回來。忽又想起事情不可鹵莽。且去尋疊山商量。想罷便去尋謝枋得。枋得道。三宮昨日已經出城。此時想已在元營了。如何去搶得來。將軍不來商量。我也正要訪將軍去。此時大事盡去。幸得益信兩王在外。將軍急宜引兵他去。以圖後舉。即下官也要就此他去。再作後圖的了。世傑聞言。辭了枋得。率領陳瓚宗義及所部兵士。浮海去了。原來伯顏留文天祥在營中。見他舉止不凡。有時與他談論。他却絕無屈節的意思。因想留下此人。以佐宋帝。終恐久後要報仇。不如趁此時一不做二不休。給他一個絕望。故傳令進城的官兒。將太皇太后及全太后德祐帝。虜了出來。一面差人追益信二王。可憐太皇太后此時病在宮中。元兵不由分說。便要

扶他出去。爭奈他是個病人。扶他不起。於是連所睡的龍床。一並拾起來。十來個人擁着就走。全太后方抱着德祐帝。也被他們簇擁着上了一頂小轎。抬着向元營而來。到得元營時。伯顏叫帶入後營安置。全太后沒法。只得向後面來。入到後面。只見地上攤着一條蘆席。太皇太后躺在上面。四面一看。空洞洞的連桌椅也沒有一張。只有橫七豎八的地上攤着些蘆席。全太后不禁放聲大哭。走近太皇太后前問候了一番。席地坐下。婆媳相對流淚。並沒一言。看看天色已晚。只見一個韃兵。拿了一隻烤熟的整牛蹄。放在面前。又放下兩把小刀子。全太后看時。那牛蹄的皮也不會剝下。上面燒的焦一塊黃一塊。內中還有許多未曾刮淨的毛。一股腥膻之氣。向鼻孔內亂攢。惡心還來不及。如何吃得下去。爭奈德祐帝半天沒有吃的。餓得他呱呱亂啼。全太后只得取刀來切下一片。取來一聞。又是腥。又是臭。說道。官家不吃也罷。德祐帝如何肯依。搶在手中。向嘴裏亂塞。剛剛吃下去一塊。忽然一個惡心。哇的一聲。盡情吐了出來。急得全

太后要哭。忽聽得帳外一人叫道。不要哭了。你家甚麼文丞相武丞相要來見你呢。一面叫着。一面進來。此時太皇太后昏昏沈沈的睡在地下。全沒聽見。全太后聽得是自家。人來。見猶如孩童得了親爹娘一般。好不歡喜。忙叫快宣進來。快宣進來。那人道。好不害臊。做了囚囊。還要擺皇帝家的架子。宣呀。召呀。呢說着出去了。不一會只見文天祥進帳來。俯伏在地。奏道。使三宮受驚。臣等之罪。萬死莫贖。全太后放聲大哭。德祐帝見太后哭了。雖不知是甚事。也哇哇的哭起來。哭的昏沈睡去的太皇太后也醒了。微微開眼。見文天祥俯伏在地。還有兩個不認得的。跑在天祥身後。太皇太后喘吁吁的道。丞相起來罷。到這個地方了。還說到此處。便喘的說不下去了。聲音太微。天祥還沒聽得。全太后聽了。因勉強止住哭。一抽一咽的說道。丞相請起來罷。老太后給丞相說話呢。天祥奏道。不知太皇太后慈射如何了。太后道。今日受這一驚。益發沈重了。天祥道。揔是臣等死罪。說着在後頭那兩人手中。取了一盂白飯。一甌薄粥。兩碟小